

止
堂
集
一



上

堂

集



止 堂 集
(一)

彭 龜 年 撰

止堂集目錄

卷一

奏疏五首

卷二

奏疏八首

卷三

奏疏八首

卷四

奏疏十五首

卷五

奏疏十首

卷六

奏疏十一首

卷七

狀十二首

卷八

經解十九首

講義進放四首

卷九

策問十首

卷十

序五首

跋四首

論二首

記一首

卷十一

書十二首

卷十二

書十四首

卷十三

啓十五首

卷十四

啓十五首

卷十五

牋七首

頌十首

銘銘跋附二首

箴十一首

冠辭二首

祭神文十一首

祭文十首

卷十六

四言詩十六首

五言古詩四十七首

卷十七

七言古詩七首

五言律詩二十五首

七言律詩十四首

卷十八

五言絕句五十三首

七言絕句六十首

臣等謹案止堂集宋彭龜年撰龜年字子壽清江人乾道五年進士歷官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遷湖北按撫使坐事落職尋復官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諡忠肅事蹟具宋史本傳龜年官右史時面

折廷諍。劇切人主。有古直臣之風。集中所存奏疏劄子。尙五十餘篇。敷陳明確。多關於國家大計。其論光宗不朝重華宮。疏凡三四上。至于伏地叩額。血漬髻髻。光宗亦爲之感動。又嘗事寧宗于藩邸。有舊學之恩。卽位後。數進讜言。拳拳懇到。因風雷示變。極陳小人之竊權。及朱子以論韓侂冑被絀。龜年又上疏。請與同斥。今諸疏並在集中。其嚴氣正性。凜然猶可想見。史稱其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故生平雖不以文章名。而懇惻之忱。與剛勁之氣。浩然直達。語不求工。而自工。固非輦輓爲文者。所得絜其長短也。宋史藝文志載其集四十七卷。世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益以歷代名臣奏議所錄。共得文二百二十三首。詩二百二十二首。依類編次。釐爲十八卷。雖較原目所存。祇什之四。而其一生建白之大者。亦已略具于是矣。至若祝語諸篇。本非文章正軌。今刊本概從刪削焉。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止堂集卷一

奏疏

宋 彭龜年 撰

乞留侍御史劉光祖疏

紹熙元年四月上
時爲太學博士

臣等備數學官。素餐無補。事有職守。不敢越思。惟念國家開設學校。所以涵養天下公議之原。而臣等僅以課試文藝。苟求塞責。誠不足仰稱明旨。日夕憂懼。不知所爲。適有一事。偶關士氣之消長。臣等儻顧出位小嫌。緘默自愛。揆之初心。實所不忍。臣等伏見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近除太府少卿。士論紛紛。皆謂因論吳端除授之故事。之始末。疎遠小臣。不能盡知。或是或非。皆不敢決。然臣等竊以爲不可者。偶留近倖。而遽遷臺臣。其于國體。所繫甚大。臣等嘗竊觀祖宗借重臺諫之意。揆之古昔。所未見聞。劉安世劾胡宗愈等二十餘章。而不以爲瀆。貴重大臣。如文彥博。因唐介一言。爲之亟罷。而不以爲橫。蓋所以優假直臣。奠安國勢。其爲計慮至深遠也。今光祖論端。其言必不如安世之切。陛下偶然進端。亦未必寵任如彥博也。而祖宗處之如彼。陛下處之如此。比而觀之。孰得孰失。當不待人言而後喻矣。陛下嗣登大寶。始初清明。隆寬盡下。邁迹三五。豈容有此瑕玷。傳播四方。寧免疑惑。況天下士氣。方患不振。今日之事。朝路籍籍。皆以爲不可。而告陛下者。曾幾何人。平居則仰屋竊嘆。遇事則緘默不言。陛下既未有以興起斯敝。而敢言者復不得伸。臣等深恐言者自此不敢言。而不言者亦以言爲戒。甚非國家之福也。臣等私憂。猶不止

此陛下所以遷端者。止念其服役之久而言者適然攻之太亟。陛下亦適然拒之太堅。小人不知。必謂其徒得君如此。其專據勢如此。其固附聲託影。寢成驕橫。則他日將有不勝憂者。當是之時。臣等恐陛下尤費區處。不止如今日也。陛下天資恢廓。以虛受人。于天下事。初何容心。其始本無親昵近倖之意。而遽進端。其終亦無厭薄臺諫之意。而遽疎光祖。然疑似之迹。未能昭明。羣情共憂。所當深慮。昔韓維因論臺官進退。有曰。自古聖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含忍。其勢非不能黜也。以爲黜此一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失。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爲也。老臣憂國。其言懇切。深中事情。臣等欲望陛下平心定氣。更加審處。少抑近倖之恩寵。以伸臺諫之公論。仍留光祖俾復其位。使天下曉然。知陛下聖德光明。本無偏倚。自此無復顧慮。各罄心腹。以不負陛下任使。實宗廟無疆之福。臣等冒犯宸嚴。罪當萬死。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乞寢罷版行時文疏

紹熙元年四月

右臣待罪太學博士。昨准國子監開。備准尙書省劄子。臣寮上言。士子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于時文。不閱舊來典實之文。而專意近日虛浮之文。朝廷方以程試取士。欲其不習時文。固不可得。如舊來之典實足矣。今欲一洗其敝。當自成均始。乞令監學官公共精擇舊來時文。謹嚴而有法度。精粹而有實學者。經義詞賦論策各若干篇。許之版行。以爲程式。奉聖旨。依劄付本監。本監開臣及監學官詳臣寮劄子內事。理將新舊時文分官精擇去訖。臣竊詳臣寮申請。乃是父兄教子弟之法。而非太學教天下士之法。

雖曰救文之敝。而臣恐滋文之敝。實自此始。不可不慮也。請爲陛下畫一陳之。臣聞三代取士。皆本德行。隋唐而降。始尙文詞。至于本朝。循而不改。夫以德行取士。猶開目取物。既能識其大小。又可辨其美惡。以文詞取士。猶閉目取物。大小美惡。無所不收。左探右獲。庶幾一中。所以忠厚浮薄。色色有之。蓋爲是也。先正有識之臣。率以爲病。故司馬光謂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尙文詞。文詞乃藝能之一耳。未足以盡天下士也。鄒浩嘗論科舉。謂上自輔弼之大臣。下至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而已。而乃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實。誰與成天下之務哉。然則取士以文。已愧于古。況教以時文乎。此不可一也。自古文士多出東南。東南之士。不患乏詞藻。惟患不篤實。今居東南之地。用東南之人。猶病其不文。可不深究其所以然哉。臣寮所謂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于時文是也。夫舊日典實之文。乃根本乎經史子集。今日虛浮之文。乃自時文壞之。今不教之研窮。今古依據義理。以涵養根本。而復教以時文。是惡其濕而使居下流。此不可二也。夫謂之時文。政以與時高下。初無定制也。前或以爲是。後或以爲非。今或出于此。後或出于彼。止隨一時之去取。以爲能否。今求其義理精深。文字渾厚者。能有幾何。縱得一二十篇。其格又多不與今同。捨之則失簡別之本意。存之則破文字之近體。此不可三也。或者必曰。朝廷方以時文取士。今以時文爲不足學。則是當併廢之而後可。烏足爲通論。臣謂不然。天下之材。不可一律取也。朝廷設科。止爲中材地爾。欲使高者可使俯而就。卑者可使企而及。豈謂天下士盡可以科舉之文得之。唐韓愈謂來京

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以爲可無學而能。由此觀之。有司所取之文。天下固有以爲不足學者也。天下雖不能皆韓愈。然豈可輕天下無韓愈哉。朝廷取人固欲其如愈。不欲其不如愈也。今乃一切以時文教之。編類成帙。公私刊行。凡應進士者。家家售之。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以爲朝廷取士。不過如此。朝讀夕思。惟此是習。經史子集。將覆醬瓿。臣恐天下文章。益見凋敝。必又甚于今日也。先朝諸臣。皆欲尙德行以救文敝。而今乃欲擇時文以教舉子。其于本末。毋乃甚舛歟。此臣所以知其不可也。臣聞先朝嘗欲更定四場。去留指揮。時鄒浩爲穎昌府教授。乃沿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抗疏論列。今臣爲學官。職分所在。明知不可。而以成命旣頒。忍口不言。詭隨苟從。是不忠也。實孤臣志。是以不避斧鑕之誅。肆其狂愚。欲望聖慈。下臣此章。與臣寮之言參訂得失。如臣言可採。將近日精擇時文指揮。特賜寢罷。止令學官于公私試文字。精加攷校。以義理明正者爲上。學問淹博者次之。文采華贍者爲下。苟不入格。雖是中選。不許刊行。去取旣明。趣向自正。舉子之文。將不求典實而自典實矣。干冒宸嚴。臣下情無任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雷雪之異爲陰盛侵陽之證疏

紹熙二年二月

右臣伏觀二月某日。國子監准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云云。臣官爲博士。不當越思。然自二月庚辰。忽見此異。卽嘗博攷經史。推驗天人。徒積憂惶。不敢論奏。及見朝廷訪求讜直。已至館職。啓沃之論。當復不少。舉而行之。天意自回。及今浹旬。沴氣未散。辛卯之夕。狂風大作。已復爲雪。逮至壬辰。日光已見。而雪猶不

止陰盛侵陽。一至于此。是聖心憂惻。必倍于前。臣履陛下之朝。食陛下之祿。則安得不憂陛下之憂。憂而不告。是謂欺君。越職而言。亦爲犯上。勿欺而犯。前訓具明。敢假便文之誤。以負事君之義。又況秦置博士。掌通古今。逮及漢朝。亦承疑問。然則采摭古今之事。以裨國家之闕。乃臣職分所當然也。臣謹先取經史所載雷雪之異。開列如後。一按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公羊傳曰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雨不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儼甚也。何休注曰此桓將怒而弑隱之象。胡安國傳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縱。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一按西漢書五行志。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于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恆雨之罰也。于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恆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一按晉書五行志。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恆雨之罰也。于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恆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震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弑逆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又元興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丙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右臣開具在。

前竝是經史本文。別無刪潤。其中雖多忌諱之語。不當陳于盛大之時。然若不撫前世之祿祥。何以助陛下之警懼。但天之降災。本各有徵。而徵之在人。亦復不齊。難執一條。以盡天意。自春秋書魯隱公雷雪之變。說者以爲公子翬之應。由茲以降。大率皆依據其說。以驗其災。證雖不虛。意則未廣。質之聖訓。殆不如斯。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求天者。必以類而推。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故應天者。必隨事而正。臣觀雷震而復雪。只由陰盛而侵陽。儻悉求陰盛之由。始可見陽微之變。臣嘗俯察近事。仰驗天災。得其大綱者有三。推其條目。則有十三。何謂大綱有三。一曰。陽德不修。二曰。小人道長。三曰。兵端有形。何謂陽德不修。臣聞天以剛。故能首出庶物。君以剛。故能宰制羣動。而所謂剛者。非曰獨擅威福。而不可沮撓之謂也。無所牽制之謂剛。無所耽惑之謂剛。無所屈枉之謂剛。無所縱弛之謂剛。陛下自登大寶。二年于茲。寬仁如湯。懿恭如文。而裁制事物。似少剛斷。得非于前數者有不足乎。臣近聞羣臣有以剛斷之說勸陛下者矣。臣不知其說果如何也。臣但見陛下近日臨決機務。自任太過。未免其間有得有失。如斥逐李棣。不由人言。此剛斷之得者也。大臣有罪。臺臣一章而徑罷。降人建節。全臺論之而不回。此剛斷之失者也。夫大有剛健。必本于明。中庸三德。知先于勇。必知其賢。然後可任之勿貳。必知其邪。然後可去之無疑。是以先臣司馬光曰。聞人之言。而能別其是非。故謂之聰。見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然則所謂剛斷者。豈以獨擅威福。不可沮抑之謂哉。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一也。國家崇獎臺諫。以爲耳目。政恐人情下墜。

紆宥內萌。若非剛正之臣。必重仇怨之慮。責之以言。尙恐顧望。旣言復沮。誰復切摩。陛下優容直臣。固爲盛德。而諱忌鯁論。尙有疑形。臣觀近日臺諫之言。稍稍不效。雖聽用固亦不少。然或不行。或訓飭。或宣諭而止者。亦不一事也。至于全臺彈擊。近時罕聞。假使發之之輕。尤當勉強以受。所以存朝廷之綱紀。植伉直之風聲。垂裕之謀。莫便于此。豈可但欲令行不反。人不違。深恐臺諫之輕。甚非國家之福。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日二也。竊惟經筵講讀之官。實任古者保傅之責。所以程頤謂天下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然其輔養聖躬之方。豈止講論數刻之久。故輪夜直。款侍燕閒。不獨其究義理之微。亦欲潛移默豫之隙。竊聞近日宣召夜直。多在詰朝。臣不知蠅蚋遊息之時。何以爲存養夜氣之道。陽明升則德性自用。陰濁盛則物欲必行。保護清明。孰如義理。臣聞唐宦官仇士良嘗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常令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切勿使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要知小人陷君子惡。亦有術。然則人主欲遠小人。安可不知。昔者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酒旣疎。善言方邇。深思大禹之策。政反士良之謀。蓋此重則彼輕。此消則彼長。安可徒徇一日之樂。反易終身之憂。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三也。臣聞賤貨貴德。然後可以爲天下昭德塞違。然後可以臨百官。臣近得之道路。封樁下庫所藏寶器。陛下已宣取入內。夫藏之內府。與藏之外府。本亦何間。但前朝所以並寘于外者。蓋有說焉。似聞象簞之類。則沒入之器也。四圭有邸。則祀天之器也。此豈容寘內府哉。往者藏之外府。蓋崇貴德之義。踐塞違之訓。而陛下一旦納之宮中。其爲損豈細也。

耶。至如封樁庫錢。始創之法。非軍事不得支用。壽皇聖帝在位之時。間有宣取。蓋以閱武內庭。欲備犒賞。故實以犒賞之數取之。非託以爲名也。今陛下沿例以取。而人以爲言者。蓋取之惟有此名。用之則無是實。古者天子無私財。至漢雖有少府之藏。已不敢侵大司農之費。政如今日州郡有軍資公使之別。公使而用軍資之錢。則爲礙條法。陛下旣爲天下之主。豈可不以身率天下。內帑之費。不加裁損。而但取足于封樁乎。陛下雖曲從近臣之請。更不取撥。然前日陛下所以爲此者。必以內帑錢乏故也。今若欲留封樁之錢。必須痛節內帑之費。費儉不節。錢必不繼。則陛下能保後日之不撥乎。萬一不免取撥。臣下又復執奏。則陛下能必從其請如今日乎。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四也。天子禁衛。上應天象。所以周防詳密。蓋示名分尊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及城門者。皆須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士將軍以下。俱詣閣覆奏。旣聽。卽請合符開鎖。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竝立隊。然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誠以王者所居。體當持重。祖宗立法。自有遠謀。竊聞近日水門之禁。啓閉不時。此非常開之門。尤當謹守其節。有何緩急。自弛隄防。臣聞仁宗朝。兗國公主深夜入宮。呂誨卽奏劾公主宅使臣。及皇城司經歷門戶管當人。乞行取勘。以謂宮鑰謹嚴。以時啓閉。蓋備非常。此而不禁。後有竊發。何以備禦。先臣憂國深遠如此。以公主君父之至親。非時入內。猶被按劾。況下于此者乎。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五也。何謂小人道長。臣觀今日之勢。正人與邪人較。則邪者必勝。朝臣與倖臣較。則倖臣必勝。士大夫與吏人較。則吏人必勝。臣請得別白言之。夫事君當以道也。則曰不如隨俗。御事當以法

也。則曰不如從例。士大夫固知俗不可以違道。例不可以違法。然卒之守道者困。隨俗者顯。徇法者闕。用例者行。以至議論有是非。則非常勝。是事理有義利。則利常勝。義人情有公私。則私常勝。公細察閭閻之間。上至朝廷之際。往往皆然。不知世變何以至此。是宜上感于天變。殆非一人之所爲。然陛下尊據崇高。宗主神民。則不得不任其責。故曰。正人與邪人處。則邪者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一也。臣聞人君以法守天下。士大夫以法守官職。人君所爲少出乎法。則士大夫悉力爭之。非爲身也。爲法也。非爲法也。爲國也。周昭一醫官耳。何致煩陛下破法而令其臣曰。一切違礙並免。夫旣謂之違礙。則是法不可也。給舍執而爭之。是官當然也。而陛下不從其說。何周昭能使陛下屈法。而給舍不能屈陛下守法。此門旣啓。後孰窒之。故曰。朝臣與倖臣較。則倖臣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二也。吏道之盛。無如今日。州縣之吏。止能制百姓。中都之吏。乃能制官員。臺省之吏。至能制朝廷。州縣之吏。所以能制百姓者。與監司之吏通也。中都之吏。所以能制官員者。與臺省之吏通也。臺省之吏。所以能制朝廷者。與權倖通也。臣請得以近事明之。陛下爲會計。錄所裁損者。特毫末耳。其間裁損之目。緣及省吏。事猶未行。卽倡言于外曰。減諸軍雪寒錢。蓋欲藉此以動搖軍情爾。幸而事狀顯著。不能惑衆卒之心。怨謗之言。上徹聖聰。似聞陛下亦悔此舉。不知今日困置如此。若不撙節。何以理財。小者如此。大者不復可議矣。故曰。士大夫與吏人較。則吏人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三也。何謂兵端有形。今日士大夫遊談族議。特慮北朝耳。北朝不足慮也。所可慮者。彼有邊鄙之警。則或恐有豪傑從中起耳。萬一有此。不特爲彼之禍。亦將爲我之禍也。

蓋爲彼禍首者。必假我以爲詞。當是之時。我將何以處之。受之則與北朝爲敵。而吾亦無以處彼。攻之則是爲敵人除害。而吾終不獲其利。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一也。國家所以能自固于東南者。以有蜀耳。蜀之所以能自固者。以有劍外之兵耳。今劍外之兵。何啻如賈誼所謂股大于腰。又苦蹶蹙。然亦無如之何也。爲今之策。止有寬兩蜀之民。爲彊本之計。而今日兩蜀事權四分五裂。制置主民。總領主財。戎帥主兵。茶司主馬。兵不可闕食。馬不可無本。則總領不可無財。而制置司不可不恤其民。亦其勢然也。聞之蜀士。兩蜀之民。貧至骨矣。民貧旣甚。禍亂易興。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二也。二廣鹽筴。其法屢更。大要不過官搬客販兩說爾。官搬則利于廣西。客販則利于廣東。廣東之鹽。專靠販入西路。今廣西旣用官鹽。則廣東之鹽。必發洩不行。使朝廷催迫賣鈔。任事者稍稍營財。禍將起矣。蓋廣東自來有私販之害。祖宗時。江西客販未通。官鹽少至贛州。諸縣竝食廣東私鹽。朝廷甚費區處。今日淮鹽旣通。固無向者之害。然而贛州僻遠諸縣。如龍南。安遠等處。食廣東私鹽如故。廣東摧鋒一軍。及大奚山一帶。人皆以販鹽爲活。官鹽旣不流通。必歸罪于私販。萬一禁防稍密。盜賊便興。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三也。蜀之黎雅。廣之宜融。湖北之辰沅。靖俱有戎獠之患。惟蜀之黎雅。朝廷留意鎮撫。諸戎又經敗衄。近頗安靖。不足深憂。如宜融。南丹之族。辰沅。羅鬼之族。皆嘗深入省地。搖動邊陲。而數州邊防。聞甚苟簡。至空有寨柵之名。而無卒徒以守。倉猝有變。何以支吾。唐李絳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軍止二十五人。器械止有一弓。以今概之。往往如此。是豈可不慮哉。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四也。近日會子流通。勝于現錢。官私使之。